

##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员 版

I 中...摇 II 辘...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

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 ) 第 号

##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号

字数： 千字

印张： 印张

版次： 年 月第 版

年 月第 次印刷

印数： 册

书号： 号

定价： 元

摇摇

#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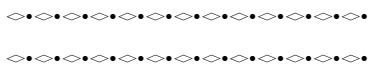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 目摇摇录

- |       |    |                      |    |
|-------|----|----------------------|----|
| 第 一   | 回摇 |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br>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 愿猿 |
| 第 二   | 回摇 |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br>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 愿园 |
| 第 三   | 回摇 |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br>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 愿苑 |
| 第 四   | 回摇 |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br>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 愿猿 |
| 第 五   | 回摇 |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br>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 愿象 |
| 第 六   | 回摇 | 胜地名流禊修上巳<br>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 愿园 |
| 第 七   | 回摇 |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br>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 愿苑 |
| 第 八   | 回摇 |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br>并州城韦痴珠养痾 | 愿猿 |
| 第 九   | 回摇 | 粤峯水阁太史解围<br>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 愿愿 |
| 第 十   | 回摇 |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br>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 愿猿 |
| 第 十 一 | 回摇 |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br>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 愿怨 |
| 第 十 二 | 回摇 | 宴水榭原士规构衅<br>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 愿猿 |

- 第十三回 摇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愿愿
- 第十四回 摇 意绵绵两阙花魂词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怨怨
- 第十五回 摇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怨怨
- 第十六回 摇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怨怨
- 第十七回 摇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怨愿
- 第十八回 摇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怨怨
- 第十九回 摇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怨怨
- 第二十回 摇 陌上相逢拏帷一笑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怨怨
- 第二十一回 摇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怨愿
- 第二十二回 摇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怨怨
- 第二十三回 摇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怨怨
- 第二十四回 摇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怨怨
- 第二十五回 摇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怨怨



#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獲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愿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

請問看官：渠是情種，嗟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发泄呢？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游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灺，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

這段話從那里說起？

因為敝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听小子這般說，便嘖然道：“人生有情，當用于正。陶靖節《閑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瞬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進什么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着科名，謀生是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几个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几个关盼盼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說說笑笑，都無妨碍，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才好呢。你說什么情種，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

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踏實，只是將“情”字徑行抹煞！試想：枯木逢春，萌芽便發；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無論是何等樣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當個登場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涇渭分明，先生將情田踏破，情種情根一齊除個干淨，先生要行什么樂呢？小子不敢說，求先生指教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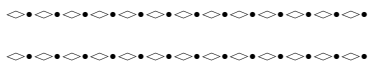
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迓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麀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

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伎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棠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瘞鹤之铭；鹦鹉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中人传之。其年夏五，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计，忽悟天授此书，接济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携往茶坊，敲起鼓板，赚钱百文，负米以归，供老母一饱。

书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叹息的，都说道：“书中韦痴珠、刘秋痕，有真性情；韩荷生、杜采秋、李谡如、李夫人，有真意气。即劣如秃僮，傻如跛婢，慧如屠户，懒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可见人心不死，臧获亦剥果之可珍；直



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隐。至如老魅焚身，鸡栖同烬；么魔荡影，兔脱遭擒；鼯鼠善缘，终有技穷之日；猢猻作剧，徒增形秽这羞，又可见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冤有头，债有主，愿大众莫结恶缘；生之日，死之年，即顾影亦渐清夜。

小子尝题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

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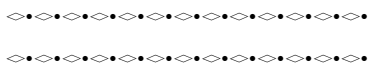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今日天气晴明，诸君闲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听小子讲《花月痕》去也。

其缘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却说荷生，这日自锦秋墩进城，已有三下多钟。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一为郑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正上灯赌酒，只见青萍回道：“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说‘明经略军营摺弁，送来经略书信，并聘金三百两，现在寓处，候老爷呈缴，且有话面回。’”荷生迟疑道：“明节相去岁挂印时，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时因春闱在迕，婉辞谢去。今有书来，想必还为这事，

看毕，叹了一口气，想道：“此诗飘飘欲仙，然抑郁之意，见于言表。才人不遇，



千古如斯！”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绪虽甚无聊，气概却还  
鼻兀。我这回出都，好像比他强多，其实沦落天涯，依人作计，正复同病相怜也！”

兀坐半晌，只见索安回道：“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荷生想了一回，  
说道：“坐轿甚好，昨天误了半站，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赶上正站，汝们迟到都  
不妨呢。”

看官，你道荷生要赶正站，是何意思？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是在花神庙门口  
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诗，因诗想人，恨不一下问明。岂知痴珠在都日久，资斧告  
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亏人；此番出都，因陕西是旧游之地，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  
游草堂之约，决计由晋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篋书籍，概托万庶常收管，自与秃头带  
一付铺盖，一领皮袍，自京到陕二十六站，与车夫约定，兼程前进。你道荷生大队人  
马，那里赶得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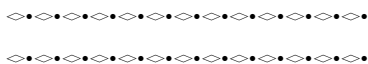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正是：

大海飘萍，离合无定。

万里比邻，两心相印。

到底荷生、痴珠踪迹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原来漱玉家中有一座园亭，是太傅予告后颐养之地，极其曲折，名曰邃园。太傅开府南边时，痴珠尚幼，最为太傅所器重。后来与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发难，因上书言事，触犯忌讳，祸几不测，赖太傅力为维持，得以无罪。未几太傅予告，携入关中，所以园中文酒之会，痴珠无不在座，所有联额题咏，痴珠手笔极多。因此一家内外男女，无一人不认得痴珠。先是家丁回家，说“韦老爷来了”。这漱玉太太便分派



婢仆，将遂园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脚铺设起来。

是夜，两人相叙契阔，对饮谈心。伤风泽之寝微，痛劫灰之难问。痴珠忽惨然吟道：“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我近来绝口不谈时事矣！”

停了一会，漱玉因问痴珠道：“你记得七年前进京，娟娘送咱们到灞桥行馆么？那一夜你两人依依情绪，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诗是七绝两首。”便吟道：

“灞陵驿畔客停车，惜别人来徐月华。

浊酒且谋今夕醉，明朝门外即天涯。

玳梁指日誓双栖，此去营巢且觅泥。

絮絮几多心上语，一声无赖汝南鸡。

是不是呢？”痴珠道：“你好记性。这两首诗，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痴珠惨然高吟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问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状呢？”漱玉道：“我前年见过一面，才晓得他嬷死了。以后闻人说。他哭母致疾，闭门谢客。近来我不大出门，便两年多没人提起他踪迹。如今长安名花多着哩，迟日招一个人领你去逛逛吧。”痴珠道：“我也听得人说，这几年秦王开藩此地，幕中宾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风光自然比向时强多了。”

二人于是浅斟细酌，尘踪渴涤，烛跋三现尚未散筵，只见小丫鬟携着明角灯回道：“太太说夜深了，韦老爷初到，车马劳顿，请老爷少饮，给韦老爷早一点安歇吧。”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顾与故人畅谈。”遂尽一壶而散。晚夕无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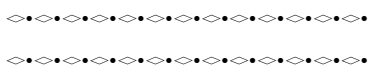
次日饭后。漱玉果招一个人来，姓苏字华农，系府学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亲。西安本系痴珠旧游之地，是日同华农走访各处歌楼舞榭，往往抚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怅然而返。

第三日，漱玉回家，也跟着同游。一连数日，总访不出娟娘信息，痴珠也就懒得走了。彼时便有亲故陆续俱来，痴珠也不免出去应酬一番，更把访娟娘一事搁起。再且痴珠急于入川，只得将此事托漱玉、华农，慢慢探问。

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饮，门上送进单帖，系痴珠世兄弟吕龙文，专为痴珠饯行，请漱玉、华农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设宝髻坊荔香仙院，务望便衣早临，是荷！”痴珠将单递给华农道：“这荔香院你认得么，怎的咱们没有到过？”漱玉笑道：“这地方华农是进不去呢。如今龙文请你，你题上‘知’字，我们都陪你走一遭吧。”

闲文休叙。到了那日三下多钟，龙文自来邀，恰好华农在座，便四人四辆车，向宝髻坊赶来。此时已是十月将终，朔风渐烈。痴珠初进巷口，便遥闻一阵笙歌之

红鲫、痴珠说话时，漱玉立起身来，步到东屋门边，掀开房帘，招呼痴珠下炕，道：“你看那壁上许多诗笺，不是荷生小楷么？”痴珠踱入卧室，见茵藉几榻，亦繁华，亦雅净，想道：“风尘中人，有此韵致，不减娟娘也。”便从那柳条诗绢上《七绝四首》瞧起，看到第三首，吟道：



“ 神山一别便迢迢，近隔蓬瀛水一条。  
双桨风横人不渡，玉楼残梦可怜宵！”

便道：“ 哦！这就是定情诗么？” 再瞧那乌丝冷金笺上《金缕曲》一阕云：

转眼风流歇。乍回头、银河迢递，玉箫呜咽。毕竟东风无气力，一任落花飘泊。才记得相逢时节，雾鬓烟鬟人似玉，步虚声，喜赋《瑶台月》。谁曾料，轻轻别！

旗亭莫唱《阳关叠》。最惊心、渭城衰柳，灞桥风雪。翠袖余香犹似昨，咫尺河山远隔。恐两地梦魂难接。自问飘蓬成底事？旧青衫，泪点都成血。无限事，向谁说！

漱玉便向痴珠道：“ 这便是荷生去年留别之作，沉痛至此！” 又望着红卿道：“ 你们相别，转眼便是一年，光阴实在飞快！”

红卿一面答应，一面眼圈早已红了。漱玉便不往下说。痴珠又瞧那泥金集句楹联云：“ 秋月春风等闲度，淡妆浓抹总相宜。” 点头道：“ 必如红卿，方不负此等好笔墨！” 红卿即让四人在房中坐下，道：“ 你的诗名，早有人向我说过。自古文人相轻，实亦相爱。你这般倾倒荷生，怎的见面不扳谈呢？” 痴珠便将花神庙匆匆相遇及先后题诗一节，详叙出来。红卿道：“ 你看过他的诗，你心中自然有了他，他以后读你的诗，又不知怎样想你呢。你爱他的侍，他今年都中还有诗寄来赠我，我如今统给你瞧吧。”

说毕，便唤丫头取钥匙，向枕函检出浣花笺数纸，递给痴珠。

大家都走拢来，痴珠展诵道：

“ 冰绡雾縠五铢轻，记访云英到玉京。

苔径晓烟窗外湿，桂堂初月夜来明。

菱花绰约窥新黛，仙果清芬配小名。

最是凝眸无限意，似曾相识在前生。

银壶漏尽不成眠，乍叙欢情已黯然。

萍梗生涯悲碧玉，桃花年命写红笺。

团香和泪常无语，理鬓熏衣总可怜。

莫话飘零摇落恨，故乡千里皖江边。”